

美国华人200年4次浮沉(上)

比打砸抢的黑人暴徒远远更加可怕的是什么？



张纯如

序言

张纯如一场2003年的演讲，精准的做对了今天美国社会所有的预测。

她讲述了2000年里，美国华人的三次浮沉；她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她过世以后，很快就出现了第四次。而这一次，你我都生活在它的里面。

然而，对于它的危险，虽然很多美国华人非常警惕，但也有人麻木而没有察觉。

实际上，当一些人（正当的和可以理解的）在为黑人暴徒的打砸抢而愤慨之时，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如同一艘小舟，虽然看见了眼前小小的冰山，却没有看到背后差点席卷而来的飓风。而这场飓风，制造者不是某个民间的某个人，而是一座强大而“合法”的国家机器。这座机器，它既有暴力工具，也有法律工具，它可以被威权所用，它比任何个体的街头暴徒都远远更加可怕。

所幸，也许我们

因为种种奇遇，这次又险险躲过了一劫。

1.

我们每个平凡的人，我们平淡的人生，大部分时光都是悄悄的逝去，不留什么痕迹。但是有那么一天，几乎每一个人，都记得那一天他在哪里，在做什么。

那就是2001年的9月11日。那一天，我正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开一个大型学术会议。参会者可能有上万人。那时我还是一个研究生。起床后，我和几个一同来开会的同学，一起吃了点早餐，然后就从酒店步行去会议中心。只见硕大的展览会场里，各个商家之前展示自己产品和科技的大屏幕上，都不见了那些展示；而是几乎每一家都在放映各大媒体的新闻-上面不停展示和回放飞机飞进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画面。而每个大屏幕前，都是站着一群群开会来的人，屏住呼吸，或者震惊，或者困惑，或者茫然，但是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还暂时没有机会产生出来。

至于那场学术会议，不论是演讲者还是听众，都已经没什么心思也没什么兴趣再去听了。而之后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

2.

回到我的学生公



911恐怖袭击事件

寓之后，以前不怎么喜欢看电视的我，也和大部分人一样，开始着迷似的花很多时间看电视。然后就似乎反应过来，明白了那件事是怎么回事。

不但如此，还看到新闻上美国穆斯林的反应，和美国公众对美国穆斯林的反应。

有不少地方的民众，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这些美国穆斯林。虽然这些穆斯林中很多人已经是二代三代的美国人，但是在那一瞬间，他们又全都变成了“外国人”。有的人在飞机上遇到邻座是大胡子的中东人之后，会恐惧的要求换座位。也有人上飞机之后就立刻全机舱观察有没有大胡子的中东男性或者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如果没有就如释重负。在一些城市，开始出现对穆斯林的骚扰甚至攻击。

同时，民间舆论开始出现一些声音，认为需要加强对美国

境内穆斯林的监管，例如监听他们的行动和语言，尤其是呼吁监督清真寺内的活动，“防范极端穆斯林”。更尖锐的右翼的声音，则直接指责伊斯兰教本身在美国的存在，比如著名的Michael Savage。

就在这种民间对穆斯林的不安，和穆斯林群体自身的不安中，让我稍微有些惊讶的，是主流媒体的立场。我在电视上，开始看到各大媒体的大牌主持人，基本清一色的开始呼吁民众的冷静，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妖魔化美国的穆斯林公民，更不能对他们进行语言或者暴力的攻击。

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看ABC的一号主持人Peter Jennings，主持一场公民对话的直播。几十位美国各地民众，来自各阶层各年龄各种族各信仰，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就美国价值进行一场开放的对话

我现在还记得，有一位白人参与者在对话中说：“为什么我们要把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就算她也许是第三代的美国公民，立刻就当成危险的外国人呢？并且只因为一件911就开始怀疑美国所有的穆斯林？而Timothy McVeigh在俄克拉荷马恐怖袭击，死伤几百人，却被定义为国内恐怖袭击，并没有因为他就开始把所有白人当成可疑的外国人或者有嫌疑的潜在恐怖分子？”

Peter Jennings的那场直播的深度研讨，是我第一次，对什么叫宽容和理解，什么叫种族偏见，什么叫“普世价值”，有了直观而深刻的印象。

那也是我第一次，对媒体的公信力和对媒体在普通民众生活中正面的影响力，对媒体带给民间的冷静，对媒体逆着民间流行的情绪而带给少数族裔在最脆弱的时候所需要的保护，有了最直观的印象。

但那时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十几年之后，这些媒体都会被贴上“左媒”的绰号；而这些媒体当时对穆斯林避免被妖魔化所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也许也因为他们自己被贴“假新闻”的绰号之后失去影响力，而在再次需要的时候会不再存在。